

別
扭
集

刊：小說

■ 開明文學新刊 ■

別
扭
集

許
傑

別 扭 集

民國三十三年六月
初版
民國三十三年八月
再版

每册定價・〇五六

著
作
者

許

傑

發
行
者

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代式人范汎人

印
刷
者

開
明
書
店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W (P 88)

扭

自序

抗戰以來，我幾乎沒有寫過什麼創作。有些東西，我不高興寫，有些東西，我沒魄力寫；到了結果，我自然是不寫。不過，在有些時候，我自己也想總要振作一下；因而也就偶然寫成了一二篇。這些東西，自己雖也給他當成敝帚，但在一些紳士們的眼中，卻總得有些討厭。關於自己的文章，我是幾乎不敢說什麼話的；好就好，明眼人自有公論，自己寫得不好了，你嚕哩嚕嚕，說了一大篇，要討得原諒，也是多餘的事。我總認為，一篇文章，在未寫好之前，原是寫作的人的，他有權，他有能力，要怎樣寫就怎樣寫，怎樣修改就怎樣修改；但在寫好以後，給他發表出來時，這在一面，已經被當作社會一部分客觀的存在，而在另一方面，作者的能力，早已在寫作時表現完盡；——他已限於他的能力，早就無可如何了。我對於自己的作品，便存着這樣的一種想頭。

在這集子裏所收集的作品，一共只是五個短篇，這就是抗戰以後，這八、九年來我的創作的全部。說也可憐，便是這幾篇不成材的東西，我本來也不想給他發表的。只因爲自己的窮，和朋友們的好意，好像既已寫成了，丟在箱子裏總不如換幾個錢好些；而如今，更是因爲窮，因爲自己年來的困頓和朋友們的好意，

我又把他印成集子，希望他能解救我些微困厄。但我的內心，還是相當的不安與苦痛的。

我為什麼不能找些別人喜歡的題材，寫些投合紳士們脾胃的作品呢？自然，這一面是限於我的能力，一面也有我的偏見和固執。抗戰以來，光明的事情，固然也就很多，但在我看來，卻畢竟有些迷濛，比較遙遠。而且，別人都有這一窩蜂的風氣，抗戰尾巴早成了現階段的創作公式，少了我這樣一個人來湊這個熱鬧，於大勢也沒有什麼損失。反之，倒因為我自己就生活在現實世界當中，寫寫現實，於我倒比較熟識。何況所謂光明，原就不能憑天而降，要腳踏實地，認清現實的真相，指出現實的實在，再從這裏開始，切實的做些工夫，光明的來臨，非但不見得可能，恐也有些近於臨空建塔。我自己相信，我之採取這些題材，寫作這些作品，也不見就比那些專寫光明的作者，缺少了那一分熱情。只是，描寫光明的光，大家多是愛聽的，雖然也有人討厭那條抗戰尾巴，但與其被人刺痛，或是被人揭露出爛瘡疤，致在人前丟臉，則在那些高貴的紳士們的立場，毋寧加以反對的。我曾經認為，這是關於文藝教育的事，但這卻也有時間與歷史限制，一時又談何容易？也就因為如此，我在自己寫作以前，總是躊躇再四，而在寫成以後，卻仍舊難免沒有一些人事上的別扭。在我要寫成一篇文章，

一面會使自己滿意，一面又使別人高興，真是一件難事呵！

自然，我自己不能在寫作上克服這種困難，完全要歸罪於我的能力、我的偏見和固執。但人生有矛盾，社會有糾紛，小說的結構有葛藤，而我的作品的發刊，時常會遭遇一些人事上的別扭，我應該怎樣說法呢？我這裏的五個短篇，除了一篇題爲「一個小小的別扭」以外，其餘各篇，幾乎都有他自己一些經歷的。我不敢誇張，我也未敢擅自抹煞，因爲這一本本身，我仍舊認爲是個現實。而且，我想，這一個現實，這一種人事上的別扭，作與也不僅只我一人，纔遭際到這樣的遭際。所以，我卻要在這裏，虔誠的禱祝，文藝教育能在某一日普遍的完成，而文藝自由也不再有什麼人叫喊；那末，我的「別扭集」的印成，根本就算沒有那麼回事吧！

三十四年六月七日

目錄

的篤戲·····	一
怯弱者·····	五七
誘惑·····	八六
墟期·····	一一八
一個小小的別扭·····	一四一
後記·····	一六一

的篤戲

一

城隍廟裏，今晚在做「的篤戲」；縣黨部書記長的夫人張太太，決定要去看「的篤班」去。

這戲是昨晚開始做起的。在昨天下午，張太太一坐下牌桌的時候，就說：「今天只能八圈，八圈之後，什麼人也不許賴桌，我是決定要去看『的篤班』去的。」可是，等到八圈之後，張太太自己輸了錢，賴住不肯歇，——大家又不敢拗她，於是便只好打下去，把三年不看了的「的篤班」的頭夜戲，犧牲了去。

今天下午，張太太一起身的時候，便決定要早些吃夜飯，早些去看戲的，所以也就沒有吃什麼點心，只叫奶媽煎了三隻雞蛋，切了幾片火腿，做了一個火腿蛋吃了算數。

可是，等到夜飯燒好的時候，書記長還在黨部裏沒有回來，這可使張太太等得急人。本來，張太太也可以自己先吃了飯的，但是，一面，她的肚子裏剛吃了

火腿蛋，覺得口裏乾乾的，一面，也想要書記長同隊去，可以多點威風。但是他卻一天到晚是黨部黨部，家裏也不多耽一刻，不曉得做些什麼事情，總是讓太太等着，不肯回來。

奶媽早已燒好了夜飯，從阿芽手裏接回了定少爺，在喂奶。而阿芽呢，也早就擺好了碗筷，傻頭傻腦的，把下領擱在桌面上，仰着頭，張着口，對着檯座正中委員長那張彩色的武裝半身立像呆着。

屋子裏的空氣，是嚴肅而蕭條的。這一半是因為張太太凸着嘴，沈着臉，把大家噤住了，而另一面呢，也因為這是深秋的季節，情調原是那麼黯淡的。何況剛纔還落過一陣冷雨，現在還刮着咆哮的西北風呢。

張太太忽然的笑了起來，這空氣立刻就由嚴冬轉來了春意。「阿芽！你看什麼？」阿芽的下領仍舊擱在桌面上，回轉了半個頭，看着這位後母笑，也好像得了寵似的，張開了大口，白着眼睛笑，「唔，我沒有看什麼……」

「真是矮種，你看，十七歲了，還只下領平桌面；那副傻樣子！」

阿芽曉得這一位後母，又在取笑她了。她便裝出一種無可奈何的，不尷不尬的表情來；她是真有些哭笑不得的。但是，在她的心中，卻是知道得很清楚的。

「我的母親並不矮喲！她比爸爸胖一點，看起來好像矮了一些，但這也只能

說他胖啲！真是，你自己又高在那裏呵！」

可是，阿芽雖然這麼想，但她的口裏，卻是不敢說。

「你又看我作什麼哪，兩隻眼睛白釘鐺的，好像沒有神的樣子。你去，到門口去看看，看你爸爸回來沒有？」

張太太看着阿芽拖着兩隻過大的破鞋——那是張太太穿舊了給她穿的——，一拖一拖的走出了門口，於是立起身來，走向奶媽的身邊。

「小定，媽媽抱！」

但小孩子只回頭來看了一眼，又回過去吃奶。

「媽媽要抱抱你呢，你也和你爸一樣的不睬我嗎？」

她拉着孩子的手，逼他離開奶媽的奶頭。但孩子「呱」的哭了起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張太太忽然聞到一陣很熟悉的香水氣味；而奶媽也就抱着孩子，立了起來。

「吃奶，吃奶！啞，啞，啞！定少爺還要吃奶奶！啞啞啞……」

奶媽在張太太面前搖擺着，旋轉着；嘴裏也就那末的唸着唸着，同時她還在心裏埋怨着太太呢！

「小孩子吃奶吃得很好的，你偏要把他弄哭了，他平時要你抱的時候，你又

不肯抱他。——昨天晚上，你不是因為他要到牌桌上來抓牌，還重重的打了他嗎？好！他現在怎會要你抱呢？」

真的，張太太覺得被人冷落了。她立在奶媽前面，只覺得奶媽高高的抱着小孩子，平着她的頭在那裏旋轉，似乎故意向她搭架子，又似乎故意要孩子的心對她冷淡似的。她真覺得有些寂寞起來了。

小孩子真的不哭了。奶媽又坐了下來。

「來，小定！你切莫學着你爸爸一樣，說是做了書記長了，便天天黨呀黨的。把你媽也去開了。來，來！媽抱你，媽抱你看委員長的白手套。」

真的，小孩子是到了她的手裏了。她又聞到一股濃厚的香水氣。

「敬禮，敬禮呢？小定，對委員長敬禮啲！」

小孩子的那隻右手，抓着拳頭，舉到鼻子旁邊。張太太笑了起來。

「好，小定真乖，媽喜歡你——」

張太太的臂膀覺得有些熱，……

小定的小便的熱流，早已從張太太的臂膀，流溼了張太太的米色華絲葛的襯絨旗袍。

奶媽伸手把孩子接了過去。張太太凸着嘴巴，順手在他的屁股上一拍。「真

該打，那樣不講理的。」

「他也是『水急者』呢！」奶媽笑着說。

張太太忽忽的走回房中，在衣櫥子裏找尋着換替的衣服；但她的鼻子裏，卻似乎仍舊浮蕩着從奶媽身上發出來的香水氣味。

「奶媽的身上，香水噴得那麼香的！……」她想着：「她近來倒注意起裝扮來了呢，而且灑着香水，真是……」

「張先生，張先生！書記長不在家嗎？」

外面客堂裏有一個陌生的口音在喊。

「噯！」張太太被這聲音打斷了思路，在房裏答應。「你是那一個呀？」

喂，奶媽，奶媽！有客人哪！」

「我在替定少爺換尿布哪！」奶媽老遠的在回答。

「奶媽，你請客人先坐一坐！」

「不要緊，張太太！我不是客人。」又是客堂裏客人的聲音。

張太太換好了衣裳，——她這回穿的是一件珠皮的藍緞的旗袍，外面又罩上一件陰丹士林淺青罩褂。她抽一抽袖口，又拉一拉下襟，便好像一條冬瓜似的，在客堂的門口出現了。

「你這一位——是那裏來的？」

那人站了起來，恭恭敬敬的向着張太太點頭。

「我，我，我姓李，叫德順！是東村老屋的，和書記長的姑，姑太太是本家。」

「呵——阿芽，阿芽！」

阿芽並沒有來，但奶媽卻抱着小定出來了。

「阿芽出去了！——什麼事？」

「倒茶啲！」

「張太太不要客氣，我不喝茶。」這位自稱李德順的客人，順手在茶几下面提出兩隻火腿和一盤雞蛋。

「這是送給書記長和太太當當小菜的，請檢一檢，我就要走的。」

「你先喝杯茶啲！——奶媽，小定給我抱，你倒茶去，帶便拿個籃子來。」但小定卻不肯來，他見她伸手去接，就哭了起來。沒有法子，奶媽又抱着小定去了。

「張太太！」這位自稱李德順的客人，這麼的叫了一句，好似要說話的樣子，但一下子卻又把面孔紅起來，要說的話便凝結住了。

張太太被他這麼一叫便仰起頭來，很注意的等待着他的說話。她覺得他比書記長高過一個頭頂以上，面泛紅色，兩眼閃光，倒顯得一副精壯力強的樣子。

「唔！又是一個適齡壯丁吧？」她心裏想着，但兩眼還盯住他那張充滿血色的青春的面孔……

「呀，你說啲！」

「張太太，書記長沒有回來，……你，你……」

張太太心頭突然的跳了起來。

「等一下，書記長回來的時候，請你對他說，說李德順來過了，說，說，請你說一說，要書記長給我介紹一名司法警察……」

「啞！司法警察！」張太太的心頓時放了下去。「要他介紹你做司法警察，是一名適齡壯丁吧？」

「不，不是，張太太！我們還沒有抽籤呢！」

「你把這些東西拿轉去；我們的書記長是不能收你的東西的！」張太太如同受了侮辱一般，忽然心頭一轉，便打起官話來。

「不，這一點小意思，……」

奶媽用左手抱着小定，就在小定的屁股下面，提着一隻籃子；另外又騰出一

隻右手來，摘着一隻茶杯，放到了這位客人的前面。

李德順看見奶媽拿來籃子，便順手接了過去。接着，便自己一雙一雙的把那籃裏的雞蛋，小心而謹慎的往這隻籃子盤騰。

這時，太太並沒有什麼響動，只是注視着那人的手的往來，自己在心裏一雙雙的跟着計算着。

突然之間，咯噹咯噹響着的皮鞋聲，和憲憲率率的破鞋拖地聲，間雜的從外面響進來。

「書記長回來了！」不曉得是什麼人這樣的報告着。

這時，李德順的手還抓滿了雞蛋，他忽然聽到說書記長來了，立即便如觸電似的，全身突然緊張起來；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個光着頭，穿着灰布軍衣，一手抓住呢帽，一手挾着公事皮包的矮胖的人物，後面跟着一個毛鴉頭似的女孩子，很威武的走了過來。他的靈機一動，便連兩手的雞蛋，都沒有來得及放下，卻早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。

「呵！書記長！這幾個雞蛋和兩隻火腿……」

「什麼事喲？」書記長態度從容的放下了帽子，放下了皮包。

「他送了雞蛋和火腿給你，要請你給他介紹一名司法警察……」張太太搶着

說。

「司法警察，這是縣政府的事，我們黨部裏是管不到的喇！」

「這要請書記長講一句話；書記長肯講話，縣長沒有不答應的。」

「那個說的！」書記長的聲音高了起來，「我一向不向人說人情的，你拿回去！」

「大家都這樣說；那個不說，說你書記長人好！」

「人好，人好有什麼用哪！」——我不稀罕你的雞蛋火腿，人家送來的多得很哪！——呵！你是適齡壯丁嗎？你抽了籤嗎？」

「不，我還沒有抽籤，不過，這一點，這一點，無論如何，要請書記長收了。本來，我們的三貴孀——你書記長先生的姑母，姑太太，是要同我一道來的……」

「你叫李德順是不是，你是大富表叔的……是吧？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！」

「你爸爸，大富表叔，前天到我黨部裏來過了。——你先回去吧！」

李德順拿着空籃子，又是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，回頭往外走了。「嘿，鄉下人，總是那麼一套。」書記長看着姓李的走出去了，便這麼說着。

「阿芽，你抱弟弟，讓奶媽去開飯去。」張太太吩咐了以後，回頭又對着她的丈夫打趣的說：「嘿！書記長，總是那麼一套！」

「那麼一套？你何必打趣呢？別人誠心誠意的送禮物來，你能好意思不收嗎？」

「但你又爲什麼要他拿回去呢？」

「說總得這麼說啲！」

「司法警察呢？」

「你想，一名適齡壯丁，會這麼便宜嗎？」

「那末，你爲什麼又受他的賄呢？」

「這是賄嗎？又不是金錢，而且是他自己心願送來的禮物！」

「你說你不收賄嗎？」

「癡婆！你今天作什麼哪！你？」

奶媽把飯菜開來了。是一碗火腿燉冬瓜，一盤火腿絲炒芽菜，一盤蝦仁炒蛋，和一碗青菜。

「你看，老是吃火腿雞蛋！——還說我是『癡婆』！」

「好了，你不癡就是了！——你不是叫奶媽拿雞蛋出去賣了的嗎？」